



## 北国风

### 飘荡的红头巾

□王丽娟

春节前的年货大集上,满眼都是红红的喜色,春联、福字、挂钱、年画,流动着的人群喜气洋洋,构成一幅东北民俗风情图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北过年时,年轻的姑娘媳妇都要买一条红头巾,扎起来以示吉祥如意。红头巾通常是用纯棉线或腈纶线纺织而成。铺展开来,就是一米多见方的形状,周围都是编织成流苏样的缕缕丝穗。它常常被对叠成三角形,系在头上或披在肩上。摸在手里柔软厚实,戴在头上保暖实在,紧贴在面颊上无比的温暖。

早年,东北妇女们头上围着红头巾,在院里院外或山上忙碌着,红头巾就像一面面鲜艳的旗帜,在人流中飘荡,构成了寂寞乡村间那一抹亮丽的风景。不管是秋冬还是春天,也不管是农闲农忙,这条红头巾总是与年轻的女人形影不离,遮挡风寒,避开灰尘和草屑,为女人增添了媚丽风采,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了温情。在东北农村,还有一个最普遍的情况,就是新娘子在结婚时,总要购买一方新的红头巾,作为自己的红盖头,既俊俏美丽,还很喜庆,也是图个吉利。无论是田野劳作的青春少女,还是家里家外忙碌的庭院少妇,或进城赶集的中年妇女,春秋冬三季,她们总是一条红色的头巾不离身——远远地就能瞧见她们迷人的身影。

我记得妈妈也有一方这样的红头巾,那一年春节,我们全家准备出发去给姥姥姥爷拜年,妈妈把红头巾对折成三角形,往头上一披,两只角在下颏一扎,走出了屋门,等在院子的爸爸竟然没有认出妈妈。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里,在拜年的亲人们一张张幸福笑脸的映衬下,戴着红头巾的妈妈真是分外俊俏秀美。那时候东北的冬天真是格外寒冷,格外漫长,严寒贪婪地吞并了两头的春秋两季。而且那时居住的都是平房,每当北风吹起来,感觉分外地森冷寒凉。因此,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妈妈好像都要扎着红头巾。冰雪天地,我放学回来,远远看见院子里那方晃动的红头巾,就知道到家了。

那年月,红头巾意味着母亲,意味着家,意味着温暖和想念,意味着节日的欢乐与祝福。红头巾,流动在北方院落、乡村小路或无边田野,代表了那个年代女性的生活符号和爱美标志。它正如一抹挥不去的乡愁,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北方往事里。



东北挂钱。

### 刻挂钱

□王文山

挂钱,是中国北方地区贴在门楣、房檐上的一种传统剪纸艺术。叫法有挂签、挂干、吊钱、过门签、门吊子,是中国民间刻纸艺术品中的和带上。由于图案清晰、绚丽,花纹细腻精美,又因图案多为古钱状,故古人才将其称挂钱了。挂钱,其形状如小幡。新春佳节,东北乡村人家都喜欢在自家门楣上贴上一排色彩缤纷的挂钱,作为新年点缀,借以邀引财源。挂钱在乡村最是盛行,除门楣、房檐下,也有把它贴在财神洞、仓库、鸡舍、猪舍和井台的上。

挂钱上刻镂着吉祥的图案和文字,上沿贴牢,下面大部分悬空,可随风飘动。挂钱和春联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浓厚的乡土气息和辞旧迎新的节日景象。小时候,我最热衷的是忙年备年货。八、九岁时就和大人学着剪挂钱儿、画家谱,目的是用卖挂钱儿和画家谱获得的钱去买鞭炮、小灯笼、大块糖等,以满足自己玩乐、解馋虫的开心和快乐。

前不久,认识了双城区一个靠剪纸脱贫致富的农民闫国喜。因在家中哥兄弟中排行老三,乡亲们都喜欢叫他“闫三儿”。“闫三儿”制作挂钱儿的手艺是奶奶从早期闯关东的一位山东妇女那里学来的,传到他这代已经是第三代了。1982年,13岁的“闫三儿”每逢春节前放假时,就跟着奶奶和父亲学剪挂钱儿。做木匠活的父亲给他做了一把雕刀。最初,冬天的3个月,尽管他昼夜兼程,忍受着前胸疼痛和双手磨出的一层层茧子,都出了不了多少活。那时图的是卖钱,过年时买新衣服和鞭炮。后来他把刻制工具改成用脚踩,速度提高了许多,一天就能制作出五六千张。现在他用改造过的机器一天能制作出一万多张挂钱儿。当制作挂钱儿成了他致富的手艺后,他的挂钱儿图案从原始的粗糙、呆板,材质单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图案鲜明简练,艺术风格各异。其材质也从过去的几毛钱五彩纸发展到蜡光纸、彩印、烫金、织锦、满金和浮雕。

“闫三儿”最早在双城随着年集市场下乡卖挂钱儿,走乡串村,顶风冒雪。如今,小小的挂钱儿让“闫三儿”家几代人,靠着这代代相传的手艺,摆脱了贫穷,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



关注  
北国  
二维  
风 码

那年月,过年有意思,忙年比过年还有意思,我忘不了忙年的一幕一幕。腊月里,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过年一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红毡帽……

## 欢欢喜喜忙过年

□金恒宝

我小的时候,一进腊月,就开始跟着大人忙年。大人们爱说:“又进腊月门子了,离过年不远遛了。”“不远遛”这句话在当时听来习以为常,进城三十多年,一到腊月,我就会想到“不远遛”,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一年比一年亲切。离过年一天比一天近了,忙年的序幕越拉越大:倒炉筒子、扫尘、糊墙、穿新鞋新衣裳、磨米磨面、撒粘糕包豆包、蒸开花大馒头、包冻饺子、装酱油打醋、写对联刻挂钱、糊大红灯笼、练大秧歌请二人转……

那年月,过年有意思,忙年比过年还有意思,我忘不了忙年的一幕一幕。腊月里,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小孩小孩你别哭,过年杀头大肥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快过年了,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谁家蒸好了粘糕、豆包、馒头,一揭锅,热气 and 浓云一样,啥也看不见,只好开门放气。一开门,滚滚的热气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孩子们一见到谁家冒热气就跑来了。大人说,没有小孩子跟腓绊脚混混着,过年还丑不搭的呢。

吃饱了的孩子该聚在一块堆儿起腻了,男孩拿一根燃烧的香,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洋鞭,点燃后往没人的地方一扔。有的孩子拿着放,手被崩黑了,崩疼了,一搓巴也没啥事。丫头片子掏



剪窗花贴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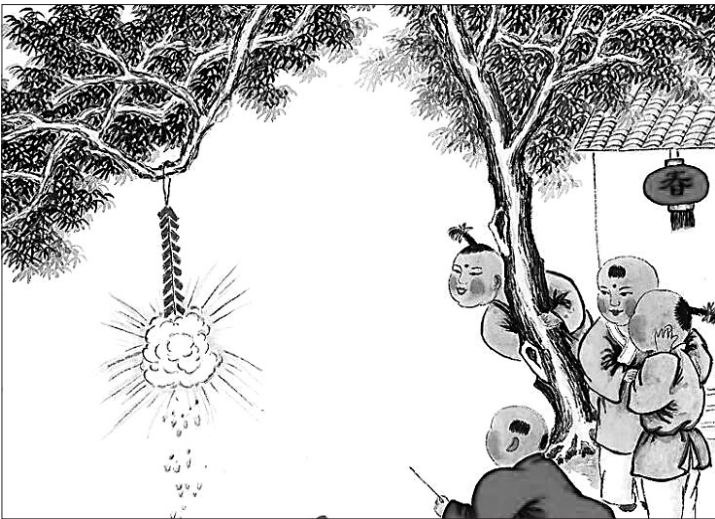
### 那年那月 NANIANNAYUE

## 盼年

□于凌云

有民谣道:老头儿盼年,烧酒两坛;老太太盼年,饺子蘸蒜;小伙子盼年,好吃好穿;小媳妇盼年,花枝鲜艳;小小子盼年,鞭炮连天;小姑娘盼年,绒绳两团……那时,虽然生活贫困,可家家都是那么心盛,心中就像有一团火,比赛似的忙年:杀年猪、淘年米、办年货。竖灯笼杆,扎灯笼……庄稼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图的是吉利、乐呵!

小时候,进了腊月门儿,就开始盼年了。大年三十儿,对孩子来说,是特别神往的。那古老而悠久的民间风俗,犹如一曲曲动情委婉的歌,伴随着过年乐章的每一个旋律,彰显出老辈人那朴素的美好祈望。早晨,天刚蒙蒙亮,星星尚未消失,我们就起来了。吃完早饭,我们都穿上新衣服、新鞋。过年,最忙最累的顶数母亲。她心中是那么高兴,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吃完早饭就进入“角色”。姐姐们帮她忙,说啥不用:“我自己就行了,过年了,你们玩去吧!”年三十儿晚上这顿饭,是一年到头最关键的一顿饭。母亲要做四个硬菜:小鸡炖蘑菇;油煎鲫鱼子鱼;猪肉炖酸菜粉条;一个白片肉。此外,还有两个配菜:白菜丝拌干豆



小孩子,进了腊月就盼年。



喜迎新春。作者 翟文秀

出头上戴的花,戴一会儿就摘下了,说留着过年前儿戴,还有的掏出红头绳、彩綾子互相显摆。这帮小家伙疯疯闹闹,嘴里一遍一遍地念叨民谣:“过年一到,丫头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顶红毡帽……”

年的脚步蹭蹭地近了,忙年的乡亲们更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忙年混合,忙年有趣,忙年充实。小年刚过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四,大清早村里的广播喇叭就开始呱啦:有进城办置年货的沙楞(迅速)到村东头集合,王大老板子赶车,去晚了可不等了……喇叭里的声音太大,震得耳根子麻木。半大小子和半大姑娘、老爷们和老娘们急忙下钱往村东头赶,有人背着帆布包儿,里面的空瓶子叮当响,有人手里提溜着麻绳,还有人把三角兜搭在胳膊上……

不大一会儿功夫,马车周围全是人,拉外套的是一匹枣红马,马看人多了,兴许知道要过年了,嘶鸣助兴。淘气的孩子蹿上马车玩耍,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巴掌。

一帮人脚前脚后跟着徐老海往城里走,马车把行人甩的挺远,路过一个村子,马车转了一个弯儿,后边的人看见前边坐马车的人从车上下来了,跟在车后跺脚、抄袖、捂耳朵,慢慢腾腾地往前走。王老板子也下车了,抱着膀夹着鞭子迈四方步。徐老海比划划地朝前指着说:“快看车上那些人,冻得哆哆嗦嗦受不了了,都下来了,你们看吧,没

人敢坐车了。”大伙嘻嘻哈哈,讲一些笑话取乐,不大一会儿就追上前边的人了。三喜子打开话匣子:“你们这些老杂毛坐四条腿的马车,还赶不上我们两条腿快呢,图个啥玩意?”车上下来的人冻的哆哆哈哈,没有闲心和他斗嘴,他继续起刺儿:“你们这些老家伙享老福了,进城有车坐,赶上送亲的娘家人了,这回过瘾了吧?”小辣椒反唇相讥:“没人嘲扯你,你还没头了呢。一脚没踩住,搁哪儿蹦出来你这个不孝心的玩意?要不是大过年的,我非得骂你个六门到底!”坐车的和走路的,不知不觉一块堆儿赶到了城里。

从城里返回来是满载而归,一路欢歌。车上装着大伙合在一起买的好几筐冻梨、冻柿子,还有冻豆腐、刀鱼、衣物、糊墙纸……马车上货物多,坐不下那么多人,只有几个腿脚不好的坐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在这些步行的人群中,有人背着布包,里面有罐头、酒瓶、醋瓶、酱油瓶,还有的用三角兜拎着糕点、糖果、鞭炮……这些东西不敢往车上放,怕磕怕碰怕散花。

那年月,在乡下还有不同的忙年方式,家家户户贴春联、贴福字。而村里的范教员,每年都忙着给全村人家写对联;周奶奶,忙着给家家户户剪窗花;杨胖子,忙着给乡亲们刻挂钱儿;陈大娘,忙着给孩子们炸麻花;福二爷,忙着给讲究的人家糊棚糊墙……过去的忙年,对我来说是幸福而又美好的回忆……

### 风俗画儿

FENGSHUHUAER

### 腊月二十三

□于兆瑞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扫尘、吃灶糖的日子。民谣“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报祭灶、过小年的说法。

祭灶的风俗,由来已久。灶君,在夏朝就已经成了传统民间尊崇的一位大神。记述春秋时孔子言行的《论语》中,就有“与其媚舆奥,宁媚与灶”的话。先秦时期,祭灶位列“五祭之一”(五祭为祭灶、门、行、户、中雷五神。中雷即土神)。祭灶时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为祭品,祭灶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原始拜物教的痕迹。

东北民间传说,灶君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罪恶,一旦被告,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在《太上感应篇》里,又有“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的记述。司命即指灶君,算为一百天,纪为指十二年。在这里,重罪判罚又增加到减寿十二年了。所以在祭灶时,要打点一下灶君,求其高抬贵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举行过祭灶后,便正式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了。记得父亲把贴在锅台后面墙上经过一年的烟炮火燎、面目皆非的灶神爷,从墙上轻轻地揭了下来,放在早已摆满酒食、灶糖等祭品的盘子上,端到天井院里和一圈烧纸一起烧了。母亲这时用一块毛巾抱着头,在屋里用扫帚打扫积聚了一年的墙上的灰尘、蜘蛛网。扫完屋里的灰尘后,父亲又把在集市地摊上买来的木板灶神爷画像,恭恭敬敬地贴在了锅台后面的墙上。这些烧纸、扫尘的事与我这小孩子均没有关系,我所关心的是放在盘子里的灶糖。等父亲把新的灶神爷贴在了墙上,我就急忙地抢着去拿盘子里的灶糖。

灶糖是一种麦芽糖,白色,黏性很大,长条形的灶糖称为“关东糖”,圆形的叫做“糖瓜”,这种灶糖不耐高温,容易融化,只有冬天才有,吃起来粘牙。冬天把吃不了的灶糖放在屋外冻着,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一番风味。

每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到除夕为止,我国民间把这一段时间叫做“迎新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叫“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纳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气”、“晦气”统统扫出门。过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农村的人们就开始做大年的准备了。如民谣:二十五,写福字;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写春联。作者 翟文秀

如今,春联都是印刷品了,手写春联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只有我,还在怀念为乡亲们写春联那一个个火红日子,还在回味着从前写春联时的无限快乐

### 难忘写春联

□张林

我认为,贴上春联,年才真正生动起来,才会眉目清晰地出现在大伙面前,沧桑一冬的农家小院,也才会春色满院关不住,笑脸迎春年味浓。那饱蘸墨迹用来写春联的毛笔,就该是年的“点睛之笔”吧!

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和家住一个屯子里的叔伯二哥哥张富学习写毛笔字,并在过年时为乡亲们写春联。我与他不同点大概就是握笔的姿势。张富二哥哥握笔姿势是握钢笔的样子,我不是,我是正宗的握笔姿势,即:大拇指与食指、中指共同夹笔,再用无名指从手心的方向向外顶住笔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春联极具宣传鼓动性,大伙把春联都叫标语,倒也对,春联的词大都是响亮的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居多。

那时,见不到当下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没什么新鲜词,标语内容大都来自于电子识几个字的老先生,临时凑出的几乎没啥变化的拜年嗑。因而,其实只要会写字,有笔墨在,都能“划拉”几幅春联。

乡亲们,更多的时候,连写春联的大红纸都不裁剪,往大炕上一扔就去打扑克或是去看纸牌了,留给我的就不只是“龙飞凤舞”写春联,还有就是写之前抄起刀子把纸均匀地裁成条幅。这工作量对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不小啊!

那时,一个屯子虽然只有三四十户,但也够我忙乎的了。一般在小年后直至大年三十那天,我都闲不着。小孩子没私心,自家的对联,从来都是留到最后写。每写完一家,来取时,都会扔下一句“谢谢小二!”,甚至有的也会毫不吝啬地来一句“小二春联写得好!”我会喜不自胜。

婚后二十年间,定居异乡,母亲在世时,都会在春节前,早早地给我捎口信,让我早些回去,住上几天,说乡亲们总在问她,小二啥时回来,回来好写写春联。每到年底,我也都会回母亲家住上几天,为看着我长大的父老乡亲恭恭敬敬地写春联,以表达我这个还算争气的后生对我养我的乡亲们和对这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无限感激和敬意!而我所有的祝福,都是自己心底发出的最诚挚最虔诚的声音。因为我已经有能力自己编写春联了,虽然没有严格的韵律,但那语句、那情感,都属于我,也属于我可爱的父老乡亲!

如今,春联都是印刷品了,手写春联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只有我,还在怀念为乡亲们写春联那一个个火红日子,还在回味着从前写春联时的无限快乐啊!

在岁月的长河里,在我记忆深处,纵情打捞这闪光的珠贝,自我陶醉,忘了归路。